

山·林·风·情

张耀铎



山林风情

张耀铎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责任编辑：李景峰
封面设计：柳 泉

山林风情
SHANLIN FENGQ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34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8 $\frac{1}{16}$ 插页2

1987年4月北京第1版 1987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600

书号 10019·4054

定价 8.05 元

目 录

第一章	老倔头	1
第二章	奇谜难解	43
第三章	妙在其中	83
第四章	密林深处	127
第五章	爱情轶闻	173
第六章	啼笑皆非	213
第七章	搏斗	244
第八章	破镜重圆	282
第九章	真病与假病的人们	315
第十章	“鹧鸪飞”	345
第十一章	胆量	393
第十二章	“笑面佛”的眼泪	438
第十三章	姊妹情深	475
第十四章	温暖	513
第十五章	黑叶返青	544

第一章 老 倔 头

一

金秋十月，大兴安岭最美，况且这是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在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日子里，那天地万物，在狂喜的人们眼中就会放出瑰异的彩光，况且这是色彩缤纷、绚烂多姿的大兴安岭！

十月，岭南飘金，岭北撒银。

最早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落在岭北，那里的群山披上银甲，戴上银盔。云幕拉开，太阳一照，金光万道，璀璨夺目！屹立在祖国边陲的群山，座座雄伟壮观，庄严，肃穆。

最后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落在岭南，这里的群山变成“五花山”。鹅黄的白桦飘下落叶，山坡上铺了一层金；翠绿的青松昂首摇曳，依然生机勃勃；还有艳红的柞树丛，紫褐的榛柴棵……太阳把万缕金光撒向万花筒似的山峦，这“五花山”连绵千里，处处是姹紫嫣红，一片锦绣！

皆大欢喜的人们似乎预感到，生活将要按着最美好的样子展开了，就象这光彩绮丽的大兴安岭！连日来，千里林海到处都是欢乐的锣鼓声和传送着喜气的鞭炮声；特别是

大兴安岭心脏——林海新城云雾岭，已经完全陶醉在节日般的欢乐中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云霞似的彩旗，锣鼓的喧嚣，从北京传来的振奋人心的消息，使这小小的山城充满了蓬勃的朝气，焕发出预示兴旺发达的彩光！是的，人们满怀希望，确实看到了这灿烂辉煌、璀璨夺目的彩光，那是用心灵的眼睛看到的。人们仿佛都变得年轻了，怀着孩子般无限向往的心情展望未来，胸中燃烧起美好的火焰，爱的情感在同志间传播。是啊，这种情感曾经离开过我们；美好的生活不能没有这种同志间真挚而崇高的爱啊！

人们在这种情感中尽情地欢呼着，唱着，笑着。啊，解放了，新生了，可以自在地呼吸了，生活将按着最美好的样子展开了……精神上受尽奴役的人们笑逐颜开了，充满希望，欢喜若狂。整个城镇只有一种气氛：欢乐！多少人只有一种心情：自由！

然而，小城之内，没有锣鼓声和鞭炮声的地方——车站，那欢乐的气息就淡薄多了，显得沉闷而杂乱。也许因为旅途疲劳，或者是各人只关心个人的心事吧，候车室内旅客们脸上的表情可是千奇百怪，各不一样了。坐着的，有的闭目养神，有的低语谈笑；躺着的，有的沉沉昏睡，有的锁眉深思；立着的，有的东张西望，有的抱臂自语；走着的，有的横冲直撞，有的缓步前行……只有一种声音在偌大的候车室里轰响：嗡嗡嗡……忽然，一阵嘈杂的笑闹声唤起所有人的注意力，散乱的人群象碎铁屑一样感受到磁力的吸引，开始向候车室东南角汇集……

在南侧临窗的一条长椅上，坐着一个古怪的瘦老头。他仿佛具有某种魔力，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到身边。这老头儿有六十一、二岁，身量不高，驼背，头发灰白，瘦削的脸颊和额头上布满了刀刻一样的皱纹。他长着一对阴阳眼，因为左眼的上眼皮过长，而把眼珠囚禁着一半；右眼没毛病，小而亮，眼光冷酷而严厉。尖下颏，细脖子。那脖子皮肉松弛，喉节和血管干瘪瘪的。他戴着一顶闪着油腻光泽的窝窝瘪瘪的帽子；上身穿件老羊皮袄，下身是膝盖泛光的青布棉裤。他对人感情冷淡，语调粗野、强硬，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倔头”！

半小时前，这老倔头肩挑两条沉甸甸的麻袋，从市场来到候车室。当他走近长椅，把麻袋往地上一放的时候，前面的麻袋里发出哗啦一声响，后面的麻袋里不知是什么发出“哼哼唧唧”的哀叫。他十分迅速地把麻袋塞进长椅下，抬脚踢了一下那条发出哀叫的麻袋，还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你不老实？我拿刀剁了你，龟孙！”也许是因为这条麻袋里的东西和他刚才说的这句话，惹起身旁一些人的好奇心，招来越聚越多的人群。老倔头并没注意到人们的反应。他侧身坐到长椅上，象坐在自家炕头上似的盘上两腿；从一个皮袄兜里掏出一头大蒜和一个鸭蛋；将鸭蛋皮碰碎，剥掉，又从另一个兜里抽出一个酒瓶，打开瓶盖。接着，便嘴对瓶口，一口酒一口蛋地吃喝起来。

老倔头吃着，喝着，垂着眼皮，叹着气。他忽然抬起头，直着眼睛望着对面一个斜起眼睛打量他的姑娘，象面对老

熟人似的开口说道：“现在的事，真他娘的古怪啊！”他见那姑娘掉开头，就把眼光射向朝他大睁着眼睛的老太太，继续骂骂咧咧地说，“在我们林场，把好木材当烧柴，就象农村人把茅草当烧柴，随便弄，可劲儿烧！我呢，弄点碎木头，加工点小玩意儿到市场卖，这管市场的龟孙们怎么样？他们搬出什么条文儿拿捏我，不让卖！说是犯了什么林业政策？我就知道山场工段和那些大食堂，每个月都烧十几汽车好木材，我们小老百姓弄点木料，作点小家具卖就不行？这叫什么乱眼子事！”

大睁着眼睛发愣的老太太也慌忙掉开头。这老偏头眨了一下阴阳眼，抬手喝了一口酒，转过身，发现对面聚着一群人正望着他，他顿时来了兴致，又开了讲：

“咳，啥也别说了，咱小老百姓，干啥都不易！咱从烧柴堆里选木料，做小家具卖，不行！人家有权有势的，用火车往山外偷运大木头，啥事没有！我日……这还是共产党国家呢……”

人群中一个中年男子笑微微地打断老偏头的话茬，望着长椅下的麻袋说：

“老大爷，消消气吧；气大伤身啊。把你那麻袋里的活物儿放出来，让我们开开眼，怎么样？”

老偏头沉起脸，转回身，谁也不理睬，只管喝酒，一言不发了。人群中有个小男孩带着浓重的兴趣急急地说：

“那麻袋装着个狗熊崽，胖乎乎的，四、五十斤重，哎呀，可好玩了！他到市场去卖，要二百元，没人买……”

“熊崽？”人们全来了兴致，都开了口，要求老倔头把熊崽放出来。老倔头呢，安安稳稳地坐着，一口酒一口蛋地吃着、喝着，根本谁也不理。有人见老倔头只是喝酒，左手拿着的鸭蛋仿佛是石头蛋，几次送到嘴边也没被咬掉一小块，就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大鹅蛋送给老倔头。没想到老倔头火了：

“干什么，我说伙计！把我当成讨饭的了？”

“哎，我说老头儿，”那人急了，“你怎么不知好歹呀？”

“你才不知好歹！”老倔头火大了，“人穷志不短，你当我稀罕你那烂玩意儿？我就是喝西北风，也不能象条老狗似的吃别人的东西！”

人们一心要看麻袋里的熊崽儿，都劝那个人少说几句，又转过来向老倔头提出要求。老倔头还是谁也不理，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人们急得直搓手。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工夫，那老倔头忽然眨眨阴阳眼，转过身来，笑望着大家，带着狡猾的神情开口问道：

“你们想开开眼，看看狗熊？”

“是啊，”人们几乎同声说，“您老人家就算作了件好事啊！”

老倔头根本不理睬人们提出看熊的要求，却带着挑逗的神情，不紧不慢地大讲起狗熊的趣事来：“要说狗熊这玩意儿，是真有个趣儿！你看它又蠢又笨，傻呵呵的？其实啊，它精着哩！人教它作什么，它狗日的一学就会！有时你不教，它还偷着学哩！”老倔头一仰脖，又喝了一口酒，晃动

一下酒瓶子，把头探向人群，笑咧着嘴说，“我在白桦坡林业局的时候，遇上一件有趣的事；不过这件事刚发生的时候，可把人们吓毁了！那时我们在山上推平车，集运原木。有一天夜晚，大家忽然听到干活的场地传来平车子哗啦哗啦的声响！怎么回事呢？半夜三更的，谁在山上推平车呢？一查点小工队的人数，一个不缺，一个不少！瞧这事，怪不怪？第二天到山上一看，我日它活祖宗，不知是什么鬼东西把平车子弄得乱七八糟，有的平车还被翻了个仰面朝天！当天夜晚，到半夜三更的时候，山上又传来哗啦哗啦的声响！这下人们都吓傻了，认准了这是闹鬼！也有人说，是出了什么妖精！哎呀，大家都吓得堆缩在帐篷里不敢上班了！后来，公安局来了人。他们胆子真不小，半夜三更上了山！到山上一看，啊哈，这才明白，是一只大狗熊在山上打夜班呢！这龟孙推着平车，一会儿山上，一会儿山下，风风火火，忙的才欢哩！玩腻了，这龟孙还能变花样儿——一使劲儿，弄翻平车，坐在上面，转动车轱辘玩儿，哈哈……”

“后来呢？”有人问。

“后来被公安局的人枪崩了呗，那还有它好？”老倔头又喝了一口酒——还是舍不得咬鸭蛋——抬起阴阳眼扫视一下人群。见眼前的人越聚越多，他斜一眼长椅下的麻袋，但没有把麻袋拽出来的意思，又带着诱惑人的神情讲了个熊的故事：“狗熊这东西，是有点趣儿，常因为贪玩丢掉性命。去年，我们五花山林场三工段出了件有趣儿的事：一只狗熊趁夜黑天爬上大锯架子，骑在一根原木上下不来了，被人们

活活打死！”

“下不来？”有人忙问，“怎会下不来呢？”

“这狗日的骑着的那根原木有半截锯缝，锯缝上钉着个木头楔子，他老哥坐在原木上拔木楔子，还有好？还不被夹住？”

“那木缝能夹住狗熊？”有人半信半疑地问。

“真混，”老倔头就怕被别人怀疑说假话，急急地说，“那木缝夹住了它的命根儿，它还有个跑？”

“命根？”有几个人还糊涂。

“鸡巴卵子！”老倔头吼了一声，“明白了吧？混帐！”

候车室里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人们强忍住笑，带着急不可耐的神情恳求老倔头打开麻袋，看看那有趣的狗熊。老倔头板着脸，把自己的笑深藏在胸腔里，他在心中乐颠颠地叫道：“这些龟孙们，真都被我馋出口水来了！狗日的，火候到了，该揭锅喽！”老倔头心中嚷着，脸上板着，他闭死眼皮过长的左眼，用右眼瞄瞄紧紧围拢的人群，忽然放下酒瓶和鸭蛋，干咳一声，沉着气，从长椅上站了起来，仿佛要当众发表演说：

“各位乡亲、老少哥儿们：是这个……那句行话怎么讲？啊——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如今哩，我让大家看狗熊，这省去了你们去哈尔滨动物园的火车票钱。再者说了，就算云雾岭有动物园，你去看熊，也得花一角钱买门票吧？我呢，方便大家，大家帮助我一把——一人给我一角钱……”

人们嚷了起来。

老倔头连连摆手，大声叫道：“别嚷，别嚷！瞧你们这些人，真够小气的了！听我把话说完，啊——跟你们说，不是让你们看熊，我是要给你们耍熊！懂么？耍熊！比看耍猴的有趣儿多了。看耍猴的不能白看，看耍熊就不给钱？这叫什么话！”

“好了，老头儿，你要熊吧！”有人堵着气喊，“耍好了，我们给钱！”

“对，耍好了再给钱！”人们一起嚷。

“那是，那是，”老倔头忙说，“我不能先伸手要钱！”

老倔头说着，抬腿下了长椅。只见他不紧不慢地解开麻袋嘴，开口叫道：“黑小子，别睡了，出来给大家露一手！”

随着他的话音，麻袋里露出一个毛茸茸黑乎乎的熊头。接着，狗熊从麻袋里钻出来，蹲坐在长椅上，晃晃脑袋，打个喷嚏，朝人群傻呵呵地张望……人们欢叫起来。

老倔头带着得意的神情望着人群，心中忽然产生一个念头：“狗日的，以后我就带着这只狗熊耍起来看吧！去哈尔滨，到沈阳，下天津卫……我日，不发大财才怪哩！”回头望望熊崽，他忽然动怒了，抬手扇了熊崽一脖拐！咋回事呢？熊崽抓起老倔头一直没舍得吃的鸭蛋，放进嘴巴里，香甜地嚼起来。

有人扔给熊崽半个面包，没等熊崽拿到，老倔头手到了。他晃动着手里的面包，对熊崽叫道：

“站起来，龟孙，站起来！”

熊崽真的直立起来。人们鼓掌叫好。老倔头得意极了。他晃动着手里的面包，兴高采烈地嚷：

“好狗日的，再露一手儿！转个儿，龟孙！转个儿！”

小熊崽真就十分可笑地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身！人们欢笑着，高声叫好。老倔头高兴，心中暗暗感谢自己的宝贝孙子——熊崽的真正主人。

老倔头回头瞄瞄欢乐的人群，忽然摘下头上窝窝瘪瘪的帽子，托在手中，举过头顶，开始收钱了。就在这时，车站民警从人群中挤了过来。老倔头在心中暗骂，脸上装作没看见，准备抢时间收钱。眼见人们纷纷伸手掏衣兜，可是还没等五分钱的硬币、壹角钱的纸币往帽子里落，民警伸手拿过帽子，扣在老倔头的头上。老倔头正气得头顶冒烟，民警把帽子往头上这么一扣，他可就“爆炸”了！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活象个老疯子：

“混帐！你们官家人怎么都和老子作对啊！我卖小木器，你们不让；我要熊，你们又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跟你们说，我要活命，我要吃饭！”

那个民警显然恼了，两眼死死盯着满嘴冒脏话的老倔头，但他一言不发。等老倔头骂完了，他声音低沉而有力的说：

“走，跟我去值勤室！”

老倔头暴怒得象头发疯的狮子，只见他挥动着两条瘦胳膊，攥着拳头喊：

“狗日的，你干脆掏出枪来，把我崩了吧！值勤室？我才

不去哩！”

民警气得脸都扭歪了，他皱着眉，咬着牙，抬手抓住老倔头的肩膀，就往直勤室拽……就在这时，一个头戴前进帽、身穿黑皮夹克的青年挤了过来，伸手分开民警和老倔头。只听他压低声音对民警说：“干什么呀，明理？这老头是我叔叔……”说着，他把民警推走了，一起进了值勤室。

一会儿，那个青年从值勤室出来，老倔头一看，张嘴哭咧咧地喊声：“林魁！”难过得差点落下老泪。叫林魁的青年，扶老倔头坐在长椅上，又亲自动手把熊崽装进麻袋里，顺手塞进长椅下。一切收拾完毕，他也坐下来，斜起眼睛望望老倔头，这才开口：

“我说倔大爷，你可真行呵，跑到云雾岭耍熊来了。也不怕被人笑话！”

“行了，行了，龟孙！”老倔头哭咧咧地说：“我是来卖熊，耍什么熊啊！可没人买，我两手空空，回去的路费都没有……狗日的，这一天，晦气透了！我没有办法，才……”

“你想卖熊？你孙子同意么？”

“我偷着弄出来的……”

“瞧你！”

“咳，啥也别说了！”

林魁不再说什么，回手从挎包里拿出两个面包递给老倔头，又从衣兜里掏出拾元钱，塞进老倔头衣兜。老倔头一看，慌了，忙不迭地说：

“这不行，这不行！你又破费……”

“收起来吧，”林魁沉着脸说：“你们爷俩又遇到难关了。”

老倔头长叹一声，眼中落下几滴老泪。他不再推辞，垂下头，默默无语了。过了一会儿，他擦把眼睛，问林魁：

“你跑到这儿干什么？”

“截车！”林魁脱口说道。

“截车？什么车？”

“货车。”

“货车……”老倔头挠挠脑袋，表示不明白。

“咱林场有人往外偷运木材，我非截住他送交法院不可！”

“谁？”

“别问！”

“哼，你不说我也能猜中！咱林场，谁有神通往外偷运木材？谁有那个胆量？还不明摆着！”

“那就别问了。”

“可我不明白：你怎么管起这种闲事来了？人们都说你小子怪，你是真够怪的了！再者说了，这车，你截得了么？”

“没问题！”林魁得意地说，“看见那个民警了吧？那是咱林魁的知心朋友！”

“和那种人交朋友？你这龟孙！”

“行了，倔大爷，人家方明理是对的；这是候车室，不是杂耍场。”

“可他容我收完钱哪！”

“你根本就不该收钱！也不怕丢光老脸！”

老倔头还想辩解，但自知理亏；想骂林魁，又开不得口。可是林魁那不客气的挖苦，弄得他浑身上下火烧火燎不得劲儿。只见他又皱眉，又咳嗽，还神经质地扭动两下。林魁见状忙说：

“其实啊，倔大爷并不是见钱眼开那种人，这我最了解。一定是被逼无奈，才……”

老倔头顿时挺直腰板，正色说道：“是哩，是哩！一分钱憋倒英雄汉，我腰里半分也没有，才……”又顺下眼睛，以强硬的口气对林魁说：“回林场别乱嚷嚷，龟孙！”

“咳，放心！事情哪完哪了，咱就当没这宗事儿！”

老倔头放心了，瞭了林魁一眼：

“大伯也说你两句：咱林场那些乱事，你别管。要不我为啥说你怪哩？咱不是官面上的人，就少理是非。现在这种时候，一个草头老百姓想管官家都管不了的事，这不是瞎胡扯么？管他犯法不犯法，正道不正道呢，和咱小百姓有啥相干？”

林魁笑望着老倔头，带着疑惑不解的神情说道：

“我说倔大爷，你呀，比我还怪！平时，对不合理的事，你比谁的火气都大；现在我想管这不合理的事，你怎么又泼冷水呢？”

“你呀，还嫩不是？”老倔头闭死了左眼，微微晃着头说，“骂是骂，管是管；咱们只能骂，可管不了。再者说了，你管不好，就要招灾惹祸，懂么？”

“噢，你老倔头儿也有一怕呀？这就更怪了！”

“再硬气的人，也不敢得罪现在这些当官儿的！”

“我就敢！”

“你真是太嫩了！”

“那你想怎么办呢？”

“和他们当官的学，他们咋干，咱咋干！”

“你可真是个怪人！”

“现在的人都怪。”

“唉，现在的人，都很怪；是啊，怎么回事呢……”

两人都没了话，似在沉思默想。

“牛洪涛回去了，你知道么？”老倔头忽然问。

“知道，他和刘明珠坐早晨五点三十分那趟车走的。”

“你丢什么东西没有？”老倔头压低声音问。

“没丢什么呀……”林魁不觉伸手摸摸衣兜。

“我听刘明珠说，那牛洪涛拣了你什么东西。”

“啊呀，糟糕！日记本没了……”林魁急得站起来。

“瞧你，一个破本子值几个小钱！”

“哎呀，你不知道——事关重大！”林魁急得直跺脚，“那上面记着李洪昌和苏金梁的事！”

“是啊？”老倔头的左眼也睁圆了。同时也急起来，“你这龟孙，要坏事不是？那牛洪涛和苏金梁是什么关系？你那破本子要让苏金梁看见，还有你好？苏金梁和李洪昌是姐夫和小舅子关系，那李洪昌是林场的土皇上，你这……要坏事！”